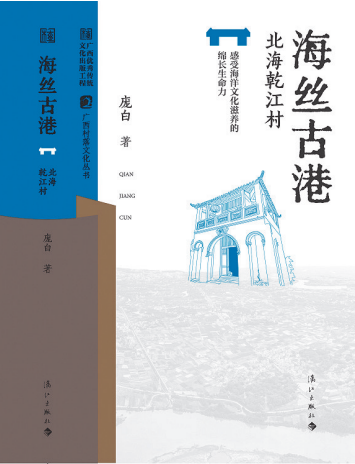


《海丝古港——北海乾江村》：

乾江古镇文化摆渡人

□路迪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海丝古港——北海乾江村》。

在好的乡愁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故乡是具体而深刻的,是作者用雷达眼无死角扫描、水晶心无渣滓透射,和刀子一样锋利的思考,一层层剖开、缝合,让读者看到故乡的砖石草木、人去人来、登音虫鸣,看见作者在故乡伤痕累累、暖意融融,看见故乡的人在故乡的土地和河流中,鲜血淋漓、脉络清晰的创伤、愈合、新生。

刘亮程的黄沙梁,李娟的阿勒泰,迟子建的北极村,庞白的水星街……这些非虚构的写作,细节幽微而鲜活,读罢总让人掩卷低徊,仿佛在作家的故乡里沉浸式地生活过一遭。

在北海安居已逾卅载的我,对庞白的故乡乾江,有着不止一丝半缕的熟悉。去海丝首港看日落、去寻找沙谷米的技艺传承,去吃生蚝吃狗肉,甚至去过水星街24号驻足,正如前言中记载“多年前的一天,我和北海电视台几个朋友去乾江……”是的,我也在现场,敦威老师的慨叹和庞白的感触我都亲见亲闻,只是感触不如他们的刻骨。来来往往乾江数十次,看到庞白

的作品《海丝古港——北海乾江村》,仍然是充满好奇,正如书眼——“感受海洋文化滋养的绵长的生命力”,这是一株枝干茎叶逐渐干涸的植物对潮湿南方的张望。

作品虽是命题之作,却没有响亮的口号。村落里的秦时残砖汉朝断瓦、海防要塞的古炮台军事遗址、明清建筑遗存在说话,方志里的医生学者、邻居家的理发师在说话,坍塌的渡口棋盘格的土地和起伏的江河波澜在沉默中说话……停顿中有沉默的节奏,却蓄积着浪涛翻涌的力量。

由诗而散文,庞白的文字张力很强,这本书中的技巧和情感都是克制的,没有卖弄诗性,没有渲染和强行升维的情绪流动,显性的话语在书页上,潜藏的话语在文意里。让人想起托纳托雷的西西里岛,一个小男孩的视角,透过阳光和窗棂,眼睛里有疑惑和探究,他不擅长拥抱、哭泣和声嘶力竭的呐喊,所有的浓烈都化作凝视的目光,他把视线里触动他的点点滴滴用文字描述出来,也牵惹了读者的情感。

在散文《转弯抹角》中,作者拽着读者视线走的能力可见一斑:作者回故乡,先回水星街,因为“对于我来讲,水星街就是乾江的中心。我的乾江是从这条老街蔓延开来的。”追随作者的脚步,踏上的水星街的路,“这条联通合浦与北海的必经之路,当年是‘古官道’。经过上百年的车轮碾压,路面已变得坑坑洼洼,走在其中,每一步都是满满的历史感。”文字瞬间厚重起来。再往前走,路过新井,停下脚步,一个有趣的民俗跃入眼前,“新媳妇婚后第一次挑水,一般也到这里来挑。她们的到来,会让井底增加几枚银币,硬币沉入水底,美满的新生活就开始了”。看见井水,想起童年去打水,随后,在乾江小学工作的叶老师的故事慢慢走来。并有古今,再到观音井,到方井——“这口井是合浦县七大古井之一,1993年就被列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了”……“井”是时光容器,也是记忆载体,历史性

叙事又继续跟进。

每一次描述的画面感都很强,鸡公车咿呀呀穿过水星街,红衣红鞋红发带的新媳妇去新井汲水,民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诸种,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回忆这条街的亲人,庞白冷静的暖意令人泪目:“爷爷奶奶在水星街生养了六个儿女。如果大姑还在,生于庚申年1920年4月15日的她,今年104岁;如果二伯父还在,生于癸亥年(1923年)的他,今年101岁;如果三姑还在,生于丙寅年(1926年)的她,今年98岁;如果父亲还在,生于己卯年(1939年)的他,今年85岁。但,他们都不在了。”于是,作者留下了“风聚云涌,烟消云散”的感喟,如古井水一般,有着出世的通透和红尘的微澜。

庞白叙事的节奏感非常沉稳,没有急赤白脸跳出来说话的冲动,也没有多余的个人情绪枝蔓,有一种智珠在握的沉着,没有人比“我”更熟悉的真材实料,大厨的从容和底气。

在作者描述的乾江气质里,这一段文字更像是一个有韵味的宣传语:

“春水盈盈,风吹树摇,稻苗泛绿,稻翻黄浪,秋收冬藏,小镇灰色的青砖围墙和泛白的裂纹石板路,不动声色。

这个南方海边小镇,像一个宠辱不惊的老人,也像随时可以出发的少年。它积蓄的力量,要从往事中寻找。”

乾江的形象瞬间立在眼前,让人敬重她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积淀,也为她前行的从容仪态着迷。

咀嚼着这样的文字,从中汲取养分,乾江的儿女是有福气的,一位生长于斯的作家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无论将来他们会走多远,丰富润泽的细节将童年的味蕾腌渍入味,构成他们寻根访旧的文化导航。

庞白的笔名之一叫“云渡”,源自乾江故乡的一个渡口大云渡,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恰如作家把在岸上生活的我们摆渡到了河岸,度过了短暂而美好的时光后,又摆渡回现实。

《狼兵出击》：

擦亮了青春应有的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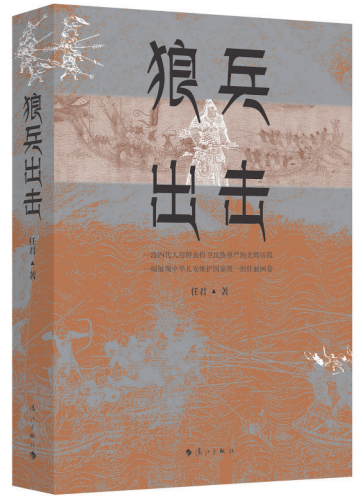
□覃乃川

历史长篇小说《狼兵出击》是资深剧作家任君先生的又一力作,主要讲述了明朝中后期,广西东兰州(今东兰县、凤山县等地)狼兵出击,抗倭平乱的故事。作为一名青年编辑,无论是在审读还是编辑加工阶段,我都深深被狼兵这段饱含荣耀与热血的故事所折服。如今,小说已顺利出版。它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狼兵的历史认知,更擦亮了青春应有的底色——睿智、坚定和无畏。

谈到“睿智”,不得不提小说中的“韦正宝”这一人物。就任东兰州第22代土司时,他还不到20岁。战场上,他有胆有识,谋略过人,甚至引得邓廷瓚在重要军事会议上点名要听他的意见。在韦正宝充满军事智慧的布局与指挥下,狼兵连战告捷。在家庭教育方面,他不仅重视对儿子韦虎臣军事才能的培养,尤为注重其思想教育,他时常教育韦虎臣要读史明理,让韦虎臣精研王阳明的思想,以“知行合一”淬炼军事韬略。在人才建设方面,韦正宝极其重视培养新一代狼兵力量,在他事必躬亲的教导和重视文武兼修的思想引领下,东兰“五小虎”成为狼兵的生力军和接班人,创造了狼兵英勇的作战战绩。“睿智”在年轻有为的韦正宝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难道不正是新时代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路上青春应具备的重要底色?

说到“坚定”,瓦氏夫人那句“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堪称字字千钧。在《狼兵出击》中,瓦氏夫人是一位身先士卒、领兵作战的重要女性。虽年近花甲仍带兵前往东南沿海抗倭,但她从不以获得奖赏为目的,而是一心只为保家卫国。在她坚强核心的感召与带领下,马俊、岑匡等一众年轻战将在战斗中信念愈发坚定,拼死搏杀,突破重围,只为捍卫国家安定。正是瓦氏夫人那份“坚定”,让狼兵们在每次作战中更加从容不迫,并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信念深深烙印在心底。这无疑是当代青年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必须坚守的青春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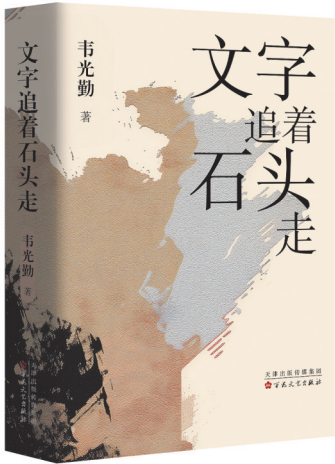
讲到“无畏”,这是《狼兵出击》中一众血气方刚的狼兵所具有的可贵品质。例如: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东兰“五小虎”,初次出战便奋勇杀敌、一往无前,其拼劲震撼人心;面对倭寇的强攻,为给狼兵杀出一条血路,甘愿出战打头阵而不幸牺牲的周祖旺,他未能见到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便英勇捐躯,是值得铭记的榜样;青春正盛的韦起云等人跟随瓦氏夫人一行出战时展现出的英气与魄力;以及后来年纪尚轻的韦应龙跟随俞大猷、戚继光等前辈与狼兵一同入粤,并在“南澳之战”中奋力抗倭、一时无两的果敢与刚猛,更是新力量、新希望的象征。这些“无畏”群像,恰恰是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狼兵出击》。

今天年轻一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不可或缺的青春底色。

“睿智、坚定、无畏”让狼兵在风华正茂的年纪英勇抗倭,奋力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尊严。站在新征程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广大青年人要将《狼兵出击》这部小说所擦亮的这些青春应有的底色牢牢地铭记于心,不断书写青春的新篇章,奏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青春最强音!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字追着石头走》。

“文字追着石头走”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这本30万字的散文集,收入了作者34篇散文,再次见证了河池作家的创作力和精雕细琢打造精品的软实力。

大散文写作在河池作家中较为常见,他们大多具备专业写作素养,讲究写作技巧,擅长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在这一点上,韦光勤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的散文讲究布局,内容翔实,信息量庞大,由此形成其独特的大散文格局。以《北京塘涟漪》为例,作者写罗城毗邻龙岸的一个大水塘,除了回忆少时夏天消暑的往事,亦触及载誉罗城文坛的周钢鸣、曾敏之、何启渭等文人,烘托出罗城浓厚的人文气息。龙岸地域广阔,物产丰盈只是其一,在作者笔下,更展现出人才辈出、文化多元且包容的龙岸风貌。作者从地方风物入手,给散文注入文化因子,置身于快节奏的当下,他的散文显然更适合在闲适的时候慢慢品读。

韦光勤是一个有文学情结的人,大学时期曾创办文学社,后来去鲁迅文学院深造。当忆述往事时光,他坦言曾面临写作的困境,但是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人,终其一生注定浸润于文学的光影之中。每当夜深人静时,总有人坚守初心,独守青灯黄卷。在鲁迅文学院的两次学习经历,给了他坚定的信仰和力量。20多年来,他在文学这片土壤里耕耘不辍,终于结出了硕果。

韦光勤出生于桂西北的一个村落,是在艰苦环境下逐步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从小失去母爱,在《母亲腰间那把明亮的钥匙》中,他深情地寻找与母亲有关的讯息,字里行间充满对母亲的绵绵思念。他自小身体羸弱,与父亲相依为命,住的是不牢固的“软房子”(茅草屋),下雨天要四处找盆子和水桶接雨水。父亲的“卖盐论”激发他走上读书求学之路。多年后,当年的看牛娃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为了筹集学费,父亲不惜卖粮食,四处奔走。所幸,作者后来完成了学业。工作后,他也帮父亲圆了建造“硬房子”的梦。苦难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塑造了他的品格。与其说这篇作品讲述的是一个感人肺腑的励志故事,毋宁说它更是作者饱受成长苦难的心灵史。

他的文字遍布行走的履痕,探索古村文化即是其一。《八雅》的淡定与从容》写的黔桂边境的一个壮族乡村,居民以壮族为主。八雅,因被群山环绕而得名。他对古村落的探寻以巴哈屯为例,追溯了巴哈屯与贵州的历史因缘、山水文化、语言特点,尤其对布依族的居住习俗展开探索。石头与纯木是他们构筑住所的主要原料。作者以细致的笔触描绘出巴哈传统村寨的原始形态。他探索石头与传统

□黄俊怡

建筑的内在联系,呈现出巴哈建筑、山水以及村庄之美。古村落

在时代的洪流中演变,作者以“上了年纪”形容八雅村,赋予古村淡定从容的气韵,彰显黔桂地区村落与自然融合共生的文化魅力。

石头象征建筑的古老,它是经历时间沉淀的产物。“石头”一词在作者的散文中多次出现,例如,仡佬族的建筑、门、门槛、门框多以黝黑的石头砌成。在这方水土,众人视石头为护身符。在那个土匪出没、让人猝不及防的年代,石头构筑的住所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身立命。在《备份一座城堡》中,他对石头描写道:“经历了这次劫难之后,人们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全托付给一堆石头并不靠谱。”由此,联想到书名“文字追着石头走”,以及作者谈及仡佬族人经历的苦难岁月,他的散文便自然流露出一种悲悯情怀。当重新思考石头的意义时,作者说:“石头是一个坚硬而诚实的存在。”正因为石头具有坚硬的质地,他与石头达成了某种和解,甚至表现出对它的留恋与感激。“唯一的理由是山上有一种穿越时空叮当作响的书写。”由此展开,石头见证了宜州两千多年的历史,汇聚了城市的文脉。石头在作者的审视中“变得温顺和气,面目慈祥,变得生动活泼”,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它不单是具有建造功用的物体,其意义从最初的局限性(作为建造物无法抵御外力侵袭)升华为无穷大(承载深厚人文价值)。石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作者的人文情怀在笔端流淌,也在读者心间生根。他花了诸多笔墨书写载誉文坛的“罗城三老表”,回忆那一代文人异彩纷呈的文学人生。《五山走马》记述了何述强挂职五山乡三合村第一书记期间,作者一行人驱车奔赴一场边境约会的故事。字里行间,依稀可见作者与何述强往来间的那份文人情愫,像一股清澈的溪流,流露出坦荡的胸襟。

在人文话题上,他聚焦罗城诗人龙谢兰的古道热肠和匡扶正义,通过文字重现了一个时运不济却绝不媚俗、不随波逐流的文人本色。韦光勤对人文的书写,几乎探遍了近现代罗城的人文轶事,为罗城的人文史增添了注脚。这不仅凸显出他对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注,其书写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文字追着石头走》：
文化根脉的回溯与守护